

六田詩選

輯四 2011以來

最年輕的鬼

我們是最新的賤民
我們是最年輕的鬼
沒有下巴。我們
不曾因政權移交而獲得
重新的尊重。我們衝向
領袖的講台時，不免被人摔倒。
我們被狠狠地摔傷腰背
被帶往的地方
不是醫院而是
警署；所付的錢
不是藥費而是
保釋金。

他們以為歸還六千文
最年輕的鬼便可
買個下巴，把尊嚴
接駁身體，把鬼魂
交還廣場。他們以為
民賤不能移。他們以為
喪失常態的鬼害怕極權，在麥克風前
他們沒有聲音。他們以為
死去的身體不說話。

他們決定毀掉所有
阻礙鐵路的村莊，他們決定
堵住所有反對暴力毀壞行徑的民眾。

他們決定在人民的尊嚴上放一把火
在上面煮一個蛋猶如利比亞狂人
在上面投放炸彈。他們決定要做
道德勇士，在加班市民剛要回家的時間
公布傷勢，用倦怠的容貌告訴人民
怎樣才算是社會敗類。

在我們尚未出生之前
他們成功採摘
勾結的碩果，在都市
尚未回復本國從屬之前，他們
會為廣場憤怒和哭泣，並且痛斥
奏樂者錯彈子彈在午夜喧囂，在清晨
沉默。他們會為年輕的鬼致意
並且答應自己要為年輕的鬼
拒絕忘記。然而清晨
清晨鼓勵沉默的自己
在花前與旗幟下更新
遺忘的定義猶如
網站更新敏感詞。

我們自警署走到街上，看見
更多年輕的鬼。他們跑過馬拉松
把強積金交給主辦單位。他們照顧
還年輕的雙親，他們討論
哪個月費計劃適合新年機，他們閉上
應該睜大的眼睛，
跟隨電視新聞所接收的
宛在的音容，奉勸大家
不要跑得太快。

2011.3.3

盲然所失

我不止一次地走向
北京的落日，
走向忘記，
巨大的吸鐵石在遠處
喊我，讓我
從急促的落葉中
加入逐步的真實，
而空氣裡仍有我熟悉的沼氣，
一種焚身的味道
加劇了咳嗽，
今天，一些人走向
我的落日，
一些人再次聚集的地方
已沒有篝火，廣場
將徹夜為我
虛無。

2011.5.18

廣 場

沉睡在動物中，我的庭院，深水中，
他獸性的結構是毛皮質地的，我摸到
呼吸，他呼吸給我看，禁止我發言，
禁止神性，血從詞裡，閃著刺刀的光。

他愛我，不像一個廣場，在愛我，倒像撒旦
愛我屈辱的頭顱、身體，漸漸乾枯的皮膚，
但不愛我的心。我黑暗的心。他也怕黑。

他甚至讓我感到親切，碑文般的親切，
他指給我一條路，在多條路中，
他，指給我死亡之路。
他升起我的恐懼，在船上，甲板的苔蘚裡
我看到他同樣恐懼的眼睛。

我與他之間，有一段歷史，很具體，
挺著胸，目視他給我的遠方
多年後，那遠方成為不斷拷問我的枷鎖。

我知道他也不過是流水，
他也害怕與河流對話，風緊的時候，
他躺下，不說出事實，他不說，
不是說那些事實就沒有發生。

2012.6.4

今夜我誦讀經文

今夜我誦讀經文，這是
石頭的驅逐，強硬的寬恕。

這是奔赴，迷茫的建築，
它們幫助我生活，並再次毀掉我。

每次我讀到那些早於街道的人，
聚集成黑色的海灘，突然就哭了。

就相信了。謊言穿過了廣場，
燈火洗白了脖頸。

今夜我誦讀經文，鞋裡的水
跟隨我，順著我，給我折斷的名。

給我美國，午睡時它揭開了我的傷疤。
給我匍匐的人性。動物們啊，

我的同類啊，我給你們講述對抗，
講述自己也講述你們，

保持力的結構，我
誦讀你們的荒蕪。

今夜，我端著塑料碗，
我只吃燒熟的輪胎，它給我的遠方

在你們心裡，也是遠方，
也是一段蒙昧的經文。

2013.6.4

北京的冬日

寒冷像一把利劍向我刺來 城樓上面的紅旗在哭泣
此時 我沒有看見自由的鴿子在飛翔 也許
這不是我該來的地方 北京的冬日裡 作為過客
我又能感受些甚麼呢 或者無數人嚮往的北京
要向我們呈現甚麼事物 多麼空洞的生命一直在顫抖

當我在長安街行走時 陌生的人意味正濃的竊竊私語
也許就是這樣 我的出現會讓許多熟悉的面孔尷尬
儘管我的舉動並不那麼玄妙 而我看見的東西 別人
不一定也會看見 我屏住呼吸 喜歡聽隱秘的叫聲
這時候 冷漠的陽光讓我感到多少有些恐懼和失望

而我還能憤怒嗎 那些儲存多年的勇氣是否壓彎了腰
火焰在心裡燃燒著 就憑著一直孤獨翅膀能否高飛
穿過正義路 我發現邪惡的力量依然存在 那些移動的影子
也在產生質的變化 而我還是我 歲月的雕刻刀
已在我的記憶裡刻下如此的景象 廣場上空的烏鴉比喜鵲多

2011年11月22日 晚寫於北京

碎片8

我常常注視讀到過的
死亡之光
覺得溫暖
別為不得不離開感到悲哀
我想去有光的地方

多年來保持的頑強
變成了塵埃
一棵樹
一陣閃電就可以將其摧毀
甚麼都不想

未來對我而言
是一扇關閉的窗戶
窗內的夜晚沒有盡頭
噩夢從沒有消失

我想去有光的地方

2011

沒有墓碑的墓誌銘（長詩節選）

沒有墓碑的墓地，我扛著墓誌銘在此裸行
——題 記

【獻給這塊土地上不安的靈魂，
以及我們未來的孩子們】

1

時間的骨頭斷裂在履帶內，尖叫遙不可及
情緒自焚，肉體落地為冰，組裝零件之夜
虛詞退讓，形容詞慘敗，動詞橫行的時刻
鮮血從頭開始，拒絕抒情的抒情打倒抒情
言語一直顯得殘酷，只有喘息才是光鮮的
只有喧囂才是勝利者，黃蓮真綁架了啞巴
事件構不成事件，如同新聞從來不是新聞
死活進化成一種遊戲，每種面具都是配角
屁股確實豐滿，吻脰的油唇硝煙中的旗幟
統統被武裝到牙齒，正是收割的大好光景
憤怒顯得牛頭不對馬嘴，羞恥心那麼可恥
開始從來不是結束，結束從來不會是開始
活死人仍在吃喝拉撒，棺材仍在吹拉彈唱
貓頭鷹在陽痿中受精，卵巢已被殭屍掐斃

2

塵世的情歌都成哀歌所有的歌唱皆成敘事
問題是故事不再有故事地震死者皆無姓名
沒有回家的概念，這就是你有去無回之地
食品加工廠天天冒煙軍隊的腳步時時轟響
真相是抽象的，如同現實一直是超現實的
恐懼再也沒有殺傷力，紙老虎都成坦克狀
長期跳動的只是鋼鐵，千瘡百孔已無所謂
地溝油就是這裡的血液，乳汁是三聚氰胺
怪胎在日夜裸奔，多彩的非人間沒有黑白
這也無關死亡，也沒有死亡之說，都活著
這也無關活著，冤魂的疼痛進入不了空虛
唯一享受是非死非活，絕望深處一無所獲
烈火與玫瑰不會化為一體，磷火也不牢固
尊嚴是奢談的，看看能否躲過下一輪暗殺

43

尖叫遙不可及，時間的骨頭斷裂在履帶內
沒有甚麼簡單之說，也沒有甚麼複雜可言
時間能照暗傷口，人世間再沒有殘酷之事
今天不過又是與死者同生與生者同死罷了
風仍將骨頭穿針引線，鮮血仍滴回了刀鋒
不用區分甚麼樂章，仍是單音序曲複音著
這不是猛獁的地盤，這是進化論中的猴子
甩掉了尾巴與德國的幽靈相互雞姦的空地
是碎裂的露珠割破野獸之眼露出的紅屁股
是十二月黨人的屍骨腐化之地十月的炮響
西伯利亞的鐵靴與梅毒，從南湖紅船復發
是黑色的卐字，是紅色血暴，是鐮刀鐵錘
上空的一顆黃星，是四顆黃星環一顆黃星

是天安門廣場全國各地一直飄揚著的履帶

44

一張厚重的肉片，一種乏味的觀念與露骨表演，從繁複的玻璃遊戲中脫穎而出而又與世隔絕，再沒有甚麼想像中的蛋黃，能掀翻生鏽的藍色鳥巢，將敏感的耳朵打磨成一根諸神之柱，深淵即平地，再淪陷也是平的，比北京南站的冰還平，比馬家樓久敬莊蒼白，修辭一直都無關現實和瓶頸無聲較量在無色中暗自發力，冷戰在各種原子彈內部堅硬對峙，屍體只是一種籌碼玉碎瓦全之外一塊無關痛癢的灰白遮羞布被遺忘的行走只能走在鏡子之外刃口邊緣馬三家牆外行走著招工小廣告，幼女開苞熱線，專治菜花肉芽流膿流白尖銳濕疣的醫術，使勁給路人猛磕頭的殘疾流浪分子

56

坦克人終成為一種全球皆知的符號，獨自一人擋住長安街長行坦克群，隨後王維林不知所蹤，只能夠出現於倖存者的回憶中一個名為撕裂的末日的電影，其中也閃過坦克人畫面，其成一種象徵，如V怪客的面具，如曾經頭戴白布的青年口中的吶喊如砸向毛像和城樓的三個雞蛋，如群起的身影舉高的浪潮，亦如群倒的屍體鋪就的理想之路，還有面對愛人那剛硬的誓言和深情的凝眸，身上的彈孔，眼中的淚光及冒著履帶和子彈不斷奔跑搬運屍體的汗珠

當硝煙如血肉橫飛，重歸於噴水車的寂靜
和走進新時代的歌舞的統戰，那些已不叫
創傷的創傷，會凝固，會流亡，會守著夜

60

朵朵茉莉花飄散墓園廣場，遠方是遙遠的
趕屍者的草鞋仍深一腳淺一腳蹂躪地上的
水塘，身影還是原來的身影，行走的屍群
若細看卻各有面貌，在現在進行時中踩著
凌亂卻有些許節奏的步調，他們也支撐起
時間的空虛，空虛中有李旺陽脖前的繩索
也有肉眼看不到的紫色氤氳，還有自焚者
決絕燃燒起的已把世界刺瞎的雪火，每團
火焰中無聲響亮著雪獅的怒吼，經脈斷流
肚皮朝天的死魚們陷入黃河與長江的河床
作為一種鐵樹的果實，牆壁內的化石，與
巴士底獄牢底沉埋的血書海鷗的歌謠，及
一塊矗立天地間的無形墓碑，或許某一夜
屍群意外暴亂，它就粉碎成顆顆氣體鑽石

2011年6月起筆，2013年底結稿。2014年2月底刪改修訂

流放者歸來

在太陽升起之前，我已想回家
回到人心曲折的街巷
回到禮貌不周的城鄉

我像傷兵，用傷口思念遠方的親人
不能說，我喜歡從前的蒼茫
喜歡災難像貨幣，居然可以到處流通

我只是一隻螞蟻，瞭解大地裂縫對雨的渴望
只是腳印，不怕把漫漫長路走得更長
我知道，春天尚未到來
只有假花才開得最豔

我要把自己像瘟疫，送回疾病發作的故鄉
我要備好孤獨和嚮往，不學牛郎織女
一年一度的七夕，不把傷口當慈悲……

寫於2011年

政治課

課本中，槍彈齊響
死去的都是人
無產階級說：觀眾眼裡湧出了憤怒的暴雨
資產階級稱之為淚水
幸虧，老師沒問我，那時我的心是石頭做的
它只想賽過課本中紛紛高舉的鐵拳

「誰能救我？」
四十年後，死者在夢裡向我提問
青春種下的希望，為甚麼只換來對生活的歎氣？
彷彿只有傷口是幸福的，它從永不閉合的縫隙
死死盯著我們——今世的焦慮像海浪啊，永不停歇
我開始領會，死者在土裡呼吸的艱辛
他們用地下水，還在為活著的人慟哭

我選擇某天，用鞠躬來回答四十年前的考卷
用星光一樣長壽的鬥爭，向死者道歉
用考試一樣短暫的寬容，與真理周旋
用不肯卸妝的政治，假惺惺地請求原諒
告訴死者，我的幸福同樣充滿煎熬——
那是夾縫中的舌頭，早已沾滿說辭的空洞

2013年1月15日

原載《衛生紙+21》詩刊，台北：黑眼睛文化，2013年10月

聽 雨

後夜兩點，重雨
喚醒我。湛河土堤，
這艘巨制兵艦正沉錨猛城。
堤上孤燈閃爍。鬼魅桅桿、
樹影深喉，加重了雨聲，
女貞林小路壘砌夜的恐怖。
如此廣夜，無法穿越
——也不適合祈求。
——這般雨夜中原，適合獨坐
坐成厚甲，臃腫沉思的河馬
等待雨層深處，一列列
——蠻橫的鐵殼閃電的吞噬
……那些半生之夢，
——沉沒在後夜
後夜在加強它特有的空。

——唯一擠滿雨，
叮叮咚咚雨篷，
說著「不動」和「不懂」。
一場被夜雨懷想的青年——
銀杏樹葉，低空唸唸急唱——
夜雨之聲，暗暗撥叫——
雨的電流，遞來下一期衰變，
有時，雨的集合，又是增勢。

我無法按捺夜雨的全部心音。
它的話語灌注進黑暗，
它用言語密度把我空置。
雨噪在後夜，向土下延展豐富根鬚
被夜雨所淹沒的黑色青年世界……
——所忽略的，所有夜雨的形體……

2011.6.4

孩 子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
徒步找到了三江的源頭
一隻皮筏漂過長江
做盡了讓家長提心吊膽的快事

那年春天我們沒有同行
你離開正在飄散麥香的家鄉
父母也沒擔心過
以為你去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你卻在開鐮的當天
倒在平坦的石板地上
不是黃河淹死
也不是長江溺亡
不是父母苦口婆心提醒過的任何一個有危險的地方

我在對你的懷念中
一天天成人
一直大到
能把你的年齡叫做孩子
一直大到
我的孩子和你當年一樣高大

太陽升到八九點

你都沒能看到升國旗
為了看到朝陽
倒在太陽該出升的時候
和地方

2011.6.4

復活節

年年今日
都會有千萬似曾相識的大男孩
到這裡來
和我相遇

迎面而來的孩子
密密地遊走在我身旁
年輕得絲毫不知道
自己的往事和前生

他們踏著春日輓歌的尾聲而來
從來不會爽約
為一則他們出生之前的噩夢

他們像流水
歲歲相逢
年年不同
只有嶄新的、還帶著橫平豎直

摺疊印痕的新衣裳
和燦爛黑紅的臉

像你們
也像我的兒子
甚至想讓我相信
那就是你們
來尋找自己的靈魂

在我無法趕來的時候
他們替我到達
在那裡等候我

今年我沒能到那個地方去看你
我把整個下午的時光用來和人輕聲地談論你們
在這個所有人都偷偷地談說你的午後時光裡
一道光照亮我

如同領受到一個神示

這一天
是復活節

2012

廣 場

他們說廣場上那些雪白的鴿子
是那年死去的人的靈魂

他們說那面每天早上升起的大旗上
有幾千萬人的鮮血

他們說那幾千萬人的死
不是為了讓某個人做皇帝

他們說那個叫小招的自殺的流浪詩人
那年走在廣場上，就是為了讓酷美的黑衣女警
搜一搜他瘦小的充滿性欲的身體

他們說那年廣場上布滿了鋼鐵怪物
有的人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說廣場上那些雪白的鴿子的身體裡
充滿著那年死去的人的鮮血

寫於2011年6月4日

原載詩刊《地下》2011-2012卷

6月5日

一

如果沒有文字
我該從哪裡開始今年的屠殺

悶熱的空調下 一百位同學
坐火車離開了北京

二

我修改著別人的書
黑色的小東西 從紙上飛起

全深圳的蚊子都有同一個姓

失血的圖書館：
你們的祝福和死

2011.6.5 深圳

取義波蘭

詩人生於1945，那一年
蘇共在波蘭行使社會主義
第二年，邱吉爾
站上了美國的講台
拉下了舉世的鐵幕
1980，團結工會挑戰蘇共
整個國家都是監獄
37歲，詩人移居巴黎
1997，齊奧蘭死去兩年後
詩人引用了他的話
「人們笑得不虛偽
而是真誠地笑
因為他們是波蘭人
而不是某國人」
1989，東歐劇變，波蘭自由

2011.9

編者註：詩人，係指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 1945- ），波蘭詩人；齊奧蘭，即埃米爾·齊奧蘭（Emil Cioran, 1911-1995 ），法籍羅馬尼亞作家。

我是王維林（一九八九安魂曲·第六章）

（美國攝影記者查理斯·高爾（Charles Cole）從北京飯店高層窗戶裡拍攝的圖片，多年以後，仍然震撼西方神經。這張圖片攝於1989年6月5日中午。那時，軍隊血洗木樨地隨後控制了天安門廣場，少數勇敢者和悲憤的家長們，六次試圖進入廣場尋找自己孩子而被槍彈擊退打散。這是最後的抵抗，北京被擊中了喉嚨，負重倒下，在驚恐、悲憤中歸於沉寂。就在此時，一位青年手無寸鐵，拎著背包，走上長安街心，面對坦克裝甲陣列站立。中文世界稱這個青年叫王維林，英文世界稱這位青年是“Tank Man”（坦克人）。大約十分鐘之後，他被幾個人擁圍著離去。從此世間再無他的音訊。唯有這張圖片和鏡頭忠實紀錄了這歷史的瞬間，成為永遠的定格。）

我是王維林

一個沒有刪除就消失的名字

一個沒有告別就終止的性命

一個不再有溫度的存在

一個神秘失蹤的青年

在那個子彈穿過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隻身面對長驅列陣的坦克

我站在世界最長最寬的街心

手中的袋子甩動自由的定律

雙腳騰挪擋住裝甲的行進
在那個嗜血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背影勾住了全世界的眼睛
對峙攝取了四海五洲的心魂
鏡頭定格為震撼世界的畫面
畫面刷新了所有大師的傑作
在那個萬古不赦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在漫長殘忍的閹割之後
我是中國尊嚴的守夜人
隔代傳承往聖先賢的基因
生命複製萬世不絕的勇氣
在那個四九年後唯一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山海經奠基我的骨骼脈絡
經史子集塑造我的血脈精魂
履帶可以輕易輾過我的身體
但即使一萬次輾壓我依然站立
在那個三千年後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是大陸總要旭日東升
是人類終將公義和平
即使時代穿上盛世的名牌行頭
即使長街生長遺忘的水泥叢林
我作證，在那個硝煙瀰漫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代表血泊中倒下的北京
象徵人類自由精神
在長安拆除柏林牆第一塊磚石
從中國結束世界冷戰的命運
在那個紅色喪鐘敲響的清晨

我是王維林
當你沐浴冬季大雪飄灑
當你迎面秋天落葉繽紛
當你仰望舒雲長空漫捲
當你聽見排浪江河翻騰
那是我，來自那個不朽的早晨

我是王維林
悲歌如訴我就在你們中間
我也將指揮歡樂的凱旋
不必再找尋我吧，朋友
我訂購了永遠在場的歷史門票
自從那個永不消失的早晨

為八九六四安魂曲交響樂合唱隊而作
寫於2012年2月
增補修改於2012年6月

血 國

走一步踩一腳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舔一舔吞一嘴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呼吸一口兩肺也灌滿了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我每天聽著鮮血浸著鮮血吃著鮮血
拳打腳踢不打不踢都是鮮血，
鮮血從無凝固，
疼痛從未停手，
畜牲從未惡化成人，

都是我的國度。

我們於其上耕種，
做節，
讀書，
血的種籽鼓脹著爆出來，

寄這血書信
給無處不在的你。

我的，
你的
國度。

我們

流慣了血
痛慣了的

群獸，

看一看猩紅色的天，
竟不再把它
比做黎明。

2012.6.8

連陰天——兼懷吳寅

連陰天，
遺落在晾衣繩上
雨燕的細絨

成團雲朵裡，滴墨的筆芯
寫吧，在審查中品茗！

筆亦從容，歌以詠傷
於此停雲時分
煮沸心頭一滴水

且問師：度惡何如？
為碎地獄！

連陰天，母親改舊衣
百片裁為一衲袍
反舌無聲禁
北平春無色。

2013.4

雨。六月

雨，從夢裡揪住窗簾的手
一盒洗白的錄音帶或彩磷火柴

雨，擦不亮的白日
透過紗簾撕裂的口子
一次長久的自我審視

鳥兒被熄滅在樹梢
風兒被掐斷

洋火廠溫暖的產值
在收縮的大盤裡

雨，肥腴的表達

而黎明
，，，國槐齒縫裡爆發鳥類的
合唱。

2013.6

百鬼夜行抄——『六四』二十四年祭

點著白燭的時候。
我們也如靈魂照像於激流。
點著白紵的時候。

勒緊飄帶的時候。
我們若新鬼學舊哭於閃電。
勒緊殍殆的時候。

唱出裂帛的時候。
我們一絲不掛行走於忘川。
唱出罹厄的時候。

割裂家國的時候。
我們考槃在失玄馬的春山。
割裂頰臙的時候。

買賣醉梟的時候。
我們傷足在自殺者的苦林。
買賣罪銷的時候。

以血洗衣的時候。
我們見無頭之倒影於銀河。
以血翕翼的時候。

剪紙手銬的時候。
我們越獄乃四蹄羈絆牽火。
剪紙守犒的時候。

檢點悔書的時候。
我們的十指緊扣如劇匕首。
檢點彗束的時候。

拆離骨骼的時候。
我們是新蓮渾忘初嬰故夢。
拆離鵠鵠的時候。

數到一百的時候。
一億個名字借用我們屍體。
數到溢白的時候。

一億零一顆，星球晝行。

2013.5.28 零時

今天菊花開遍原野

今天冰雹打壞了司法院的屋頂。

今天有人在電視民調上寫追悼詩。

今天暴雨趕來聲援維園的燭光。

今天伊斯坦堡的警察退去，被噴霧打瞎的人群守住了綠地 and 老樹。

今天中學查禁了學生的刊物。

今天大人惱羞成怒，不再和小孩說話。

今天統治者宣稱救世主是丑角。

今天菊花開遍原野。

今天你像一個傻逼一樣站出來。

今天天安門如24年來一般平靜。

今天到處找不到今天。

不足為奇，我們沒有忘記昨天的血，沒有停止探問明天

的光。一腳踩在過去，一腳踩在未來。

今天我為你讀這首詩。

*據《蘋果日報》2013.6.4即時新聞：

今天是六四24周年，中國之前不但長期在網路封鎖「六四」一詞，今天甚至連「今天」一詞都封鎖了。《蘋果》記者今天在中國「新浪首頁」，以及「新浪微博台灣站」上打了「今天」兩個字搜尋，不料竟都出現「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今天』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菊花開遍原野。」「像一個傻逼一樣站出來。」為艾未未〈傻伯夷〉歌詞。

2013.6.4

原載《衛生紙+20》詩刊，台北：黑眼睛文化，2013年7月

南京2013——兼致黃梵、明慧、蘇小北

金陵王氣
被拔地而起的高樓
踩在腳底
吞聲無語

一片降幡
以房地產廣告的面目
興高采烈地
將整座城市獻出

詩人壓低帽沿
像民國初年的小孩
等在路邊
把商賈的鞋面擦亮

八九年的學生
重新投胎
在一樣的年紀上街
卻迷失在新建的地鐵裡

每個街口，電子監控著
任何違規違法犯行
堵在路上，司機搖下車窗
驀然聽見老梧桐的低吟